

第一章 莫名其妙穿書了

鄮京今年的夏季分外炎熱，比歷年一年之中暑氣最重的幾天還要熱上兩分，路邊原本翠綠的樹葉，都被曬得蔫蔫的，無精打采地掛在枝頭，像靜止一般，紋絲不動。

京中最繁華的街市上門可羅雀，店中的跑堂夥計有氣無力地倚在門框上，肩上搭著手巾，看著被烈日灼烤過的地面發呆。

間或聽到腳步聲，便眼睛一亮，招呼起來，但大多數都是過路之人，行色匆匆，極少有人駐足。

四周半點微風都沒有，明晃晃的日頭照得人頭昏腦脹，恨不得找一處蔭涼之處窩著，不再出門，偏生還有惱人的夏蟬叫喚不停，不知死活地爭相高聲鳴唱，吵得人越發的煩躁。

錦安侯府內院的一間屋子裏，卻是另一種光景，熱氣被冰塊散出的涼氣壓下去，瞬間令人舒爽無比。

珠簾後面是一張雕花大床，床上大紅的錦被繡著鴛鴦戲蓮，錦被之下躺著一位女子，約二九年華，正值妙齡，她還在睡著，鴉青的髮絲像黑幕一樣垂在床沿。細看她的容顏，她冰肌雪膚，容色傾城，長長的羽睫覆下，遮住原本眼下的青影，只是露出的脖頸處，隱見一道極淡的勒痕，呈淡粉色。

她眉頭緊鎖著，似是極不舒服，而她床前，空無一人，連個守著的丫頭都沒有，外間卻是坐著兩個丫頭。

身著青衣的丫頭名喚如翠，另一個杏衣的丫頭名喚如晴，她們都是裏面女子的陪嫁丫頭，而那女子，就是錦安侯新娶不久的夫人，將軍府的嫡長女。

如晴和如翠兩個人正在吃著茶，桌上還有兩碟子點心，她們的眼睛不時地瞄一下內室，沒有聽到什麼動靜，又接著喝茶。

過了一會兒，如翠有些不安，忐忑地道：「如晴姊姊，我們要不要進去看一下？萬一……」

「有什麼萬一的，真要有萬一那才好呢，省得我們還要留在侯府裏，處處受氣。」

如翠還是有些不放心的，她起身拍了一下身上沾著的點心屑，「如晴姊姊，我還是進去看一下吧。」

「那我們一起去吧。」

如晴也跟著起身，和如翠一起進了內室，床上的女子仍在睡著，呼吸還算均勻，她伸手探了一探，隨即縮回籠在袖中。

「妳看，我就說妳多心吧。小姐這不是好好的，那長綾的結是我打的，鬆鬆的，根本就掛不住人。再說我可是等小姐一掛上去沒多久就跑出去喊人的，小姐必定沒事，許是閉了一會氣，到現在還沒醒來。」

如翠似如釋重負般吁了口氣，「應該是要那樣的，只是侯爺那邊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，他不會真的不管小姐吧？」

如晴撇了一下嘴，「不管才好呢，正好表少爺……」

「如晴姊姊，這是在侯府，我們說話注意些，免得被人聽了去，誤了表少爺和夫

人的計畫。」

「哪有人來聽？妳看看，堂堂一個侯爺夫人尋死，竟然這麼久都沒人來看一下，誰還稀罕偷聽我們說話？再說夫人是誰，她的計畫豈是別人能猜得到的？我們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只待功成身退，回將軍府去。」

如晴這麼一說，如翠遲疑一下，接著點了點頭。

兩人都沒有注意到，在她們說話的時候，床上的女子睫毛顫抖了兩下。

「依我看啊，小姐騙了侯爺兩次，侯爺這次是不會出現了。我再取些點心出來，我們喝茶守著吧。」如晴說著，抬腳先去了外間。

如翠跟過去，先在門口張望了一下，見確實沒人來，有些失望，才轉到櫃子那邊，取出一些點心，擺在碟子裏，再給自己和如晴都倒了一杯茶水。

兩人都快吃完一杯茶，突然，門從外面被人踹開，一條男人的長腿邁了進來。兩個丫頭嚇得趕忙站起來，手忙腳亂地收拾著桌上的東西，再恭恭敬敬地行禮。來人正是錦安侯景修玄，他看也沒看兩個丫頭一眼，對她們剛才的行為視而不見，徑直去了內室。

兩個丫頭不敢跟進去，侯爺一身的煞氣，那眼神令人毛骨悚然，看著比她們將軍還要嚇人。然而她們又得知道景修玄的來意，於是遲疑了會還是靠了過去，在內室的隔簾外停下。

景修玄停在床邊，眼神冰冷地睥睨著床上的女子，床上的女子睫毛不斷顫動著，就是沒有醒來。

他冷笑一聲，「怎麼，尋死不成，還學會裝死了？」

她聞言，睫毛抖得更厲害，就算沒有睜開眼，都能感覺到一股無形的壓力。這個男人聲音倒是好聽，就是語氣太冷了，冷得人瑟瑟發抖。

「妳要是再裝死，我就成全妳，送妳去見閻王爺。」

他森然的話像帶著徹骨的寒氣，連她身上蓋著的薄被都抵禦不了。

掙扎了一會，她才慢悠悠睜開了眼，先是半眯著，而後看清眼前人，眼睛睜得老大。

男人身形高大修長，寬肩窄腰，英武不凡。他的五官稜角分明，俊朗立體，眉如刀鋒，眸似寒星，薄薄的唇原本應是極美的，此時卻緊緊地抿著，臉色冷漠，居高臨下地看著她。

他頭髮束著，上縛玉冠，身著深紫的錦袍，腰間垂著一塊玉佩，那玉佩的流蘇亦是深紫的……這分明是一個古人的裝扮！

她這是在哪裏？

「不裝了？看來又是嚇唬人的把戲。」他冷笑著，譏諷地看著她。「妳倒是命大，死了三回都沒有死成？這樣的把戲妳最好少玩，否則弄假成真，真的送了命，那就是自己找死。」

他看著她的眼神，像看髒東西般，不屑、鄙夷。

而她，思緒紊亂，試圖弄清楚眼前的狀況。

方才那兩個丫頭進來時，她就醒了。她們的話，她都聽得清清楚楚，但是她們話

裏的意思，她卻是不明白的。

什麼夫人、侯爺、表少爺什麼的，與她的生活差距甚遠，她根本不覺得那兩人說的事情與自己有關。

男人說的話，她一句都反駁不了，因為她根本就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事情。

她的茫然看在他的眼裏，只覺得她像一塊朽木，愚蠢至極。

「妳以為妳以死相逼，我就能對郁將軍手下留情？妳可知道他犯過什麼事情？冒頂軍功那可是死罪！一旦查清，為了祭奠死去且被冒功的亡魂，只怕是你們全家都要跟著流放。」

他背手而站，語氣嚴厲帶著殺氣，連在外面聽的兩個丫鬟都心驚膽跳。

偏偏直接面對他的女子似乎仍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，她眨了一下眼，男人還在，而且視線遠處是雕花傢俱和各種在博物館才能看到的擺件，屋內的四角，則擺放著冒著冷氣的冰鑒……如果是夢，未免也太過真實。

「怎麼，妳不信？」男人的嘴角泛起淡淡的嘲諷，「也是，妳這麼蠢，哪裏能聽懂我說的話？倒是可惜先將軍夫人，嘔心瀝血，拖著病體替妳謀劃周全，以保妳一生無憂。她恐怕至死都不會想到，真正破壞她苦心安排的竟是自己的親生女兒，妳不愧是郁亮的種，一樣的令人不齒。」

郁亮？她的腦子裏劃過清明，記得昨夜臨睡前，她隨意翻看了一本小說，裏面有個將軍也叫郁亮。

莫非她穿書了？

雖然這個猜測很扯，但要真是這樣，就不難解釋為何會有什麼侯爺、夫人和表少爺了。

她腦子快速地想著那本書的內容，再把它與丫頭們和這男人說的話串起來，心裏有了一個大概的想法。

男人看她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，只覺得怒火中燒。這樣的蠢貨，倒真不如死了算了！若不是先將軍夫人的託付，他還真不想管這蠢貨的死活。

他按捺著心頭的怒火，壓抑著怒氣道：「我與妳說這些，是想妳死個明白，說不定妳下次尋死時就真的一命嗚呼。省得妳到了地下，都不知道自己是多麼的愚不可及。」

她腦子裏還想著那本書，下意識地試探著道：「侯爺？」聲音似鶯啼般，帶著淡淡的嘶啞。

他收起鄙夷的眼神，神情變得淡漠。那是一種從骨子裏散發出來的冷漠，彷彿在他看來，世間的一切生靈都可以無視。

「郁雲慈，不要試圖再挑戰我的怒火。妳給我記住，我不想再看到妳，我希望最後一次見到妳時，是來替妳收屍。」

男人丟下這句話，轉身大步離開。他走後許久，那簾子還在晃個不停。

她仰著面，看著頭頂大紅的紗帳。

男人最後喚出的郁雲慈三個字，徹底解開了她的迷惑。

沒錯，事情應該就是她想的那樣，她穿書了！

還未等她來得及起身一探究竟，就看見一道杏色的身影飛奔過來，像山一樣壓在自己的身上。

「小姐，您可是醒了？」

「妳……起來說話。」她被壓得差點喘不過氣來，「咳……咳……」

如晴依言起身，抹著眼淚，「小姐，奴婢和如翠擔心死了，生怕您……我們去喊人，可是沒有一個人來。連侯爺……都是拖了許久才來的，更別提請大夫……」

「如晴姊姊說得對，侯府的人根本不把我們看在眼裏，我們去求人給小姐您請個大夫，他們理都不理，說什麼要有姨夫人的對牌。奴婢只好去求姨夫人，姨夫人嘴上應著，卻是半天沒有動。小姐……這侯府真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……」

「還有侯爺，依奴婢看，他根本就不管小姐您的死活。他就不想想，若不是咱們將軍府，哪有今天的他？他恩將仇報，害得將軍被陛下訓斥，勒令思過，一年不許上朝。他怎麼不想想小姐您可是他的妻子？他這般做置您於何地？置我們將軍府於何地？」

「對啊……小姐，您要趁早做決定啊！」

兩個丫頭一唱一和的，卻根本沒有真正關心她這個主子。她是剛尋過死的人，雖然是假的，但躺了許久，嗓子是真的乾得冒煙。

「咳……咳……」

「小姐，您可是嗓子不舒服？姨夫人真是的，這都過了兩個時辰，大夫還沒有請來。」

如翠抱怨著，倒了一杯茶，上前把她扶起，她接過茶杯，茶水入喉，才沒那麼難受。

「小姐，依奴婢看，您別再糟蹋自己了，侯爺根本就不在乎您。若是被表少爺知道，不知心疼成什麼樣子，還有夫人和大小姐，都會心疼壞的。侯爺不念夫妻情分，不顧念將軍府是他的岳家，他哪點比得上表少爺。」

床上的女子捧著茶，低著頭，想著剛才那男人說過的話。他有句話倒是沒有說錯，原主就是弄巧成拙，所以自己才成了這什麼小姐，郁雲慈，就是她現在的名字。屋子裏有一個梳妝臺，她指了指。如晴以為她要起身更衣，忙道：「小姐，您才剛從鬼門關出來，現不能起身。」

她垂下眸子，自己就要掙扎著下床。如晴一臉無奈，用眼神示意如翠去打開櫃子取衣裙，穿好衣裙的她被如晴扶坐在妝鏡前，裙褶在膝下散開，裙襬曳在地上。鏡子中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少女，長相較她從前美上數倍。她美目似膠著在那明鏡中，細細地看著如雪的肌膚，精緻的容顏，從鏡中能看到脖子處有一道淡淡的紅痕，紅痕淺淡，想也知道原主只是想嚇唬人，做個樣子。

她任由如晴替自己梳頭妝扮，心裏想著該如何應對當下的處境。

綰好髮髻後，如晴把髮簪簪上，紅石綠玉，華美異常。

「喲，外甥媳婦都能下床了，剛才如翠那丫頭還大呼小叫的，把我急得心突突直跳，還以為外甥媳婦不行了。」

這時進來一個婦人，容長的臉，滿頭的金飾，衣著華貴，扶著一個圓臉丫頭的手。

她的身後，跟著一個提著藥箱的老大夫。

老大夫一看郁雲慈的氣色，就連忙對著婦人道：「陸夫人，您是在騙小老兒吧，侯爺夫人這氣色，哪裏像剛尋死的人。」

「對不住了，李大夫，這出診費我們不會少的，害你白跑一趟。」

李大夫聽她這麼說，哪還會有什麼不滿，當即隨人去領出診費。

郁雲慈淡淡地看著婦人，若是她猜得沒錯，這位就是寄居在侯府的姨夫人，男主的庶姨母。在原書中，這個庶姨母在女主角沒有嫁進來之前，一直掌著侯府的中饋。

而現在看來，杜氏真的沒有把郁雲慈看在眼裏，未經通報就闖了進來，院中的下人也是，恐怕都只聽這位姨夫人的話。

杜氏的身邊，還跟著一個粉衣少女，柳腰白膚，杏仁大眼，是個長相不錯的姑娘，回想書中情節，這位姑娘應是杜氏的獨女，陸環佩。

「怎麼？外甥媳婦為何用這般眼神看人？」杜氏被她瞧得頭皮發麻，卻還是含笑問道。

她扶著如晴的手起身，落坐在坐榻上，「當然是看姨夫人打扮得好，猛一看還當是哪家的貴夫人，還有表妹，是越長越水靈了。」

杜氏原是一個小官之妻，丈夫死後，帶著女兒投奔侯府，也是侯府沒有女眷，男主角又是個男子，於是府裏的大小事務差不多都是她說了算。像今天，原主一個堂堂侯爺夫人，想請大夫過府，居然還得經過杜氏的同意。

「外甥媳婦真會說話，我算什麼貴夫人。既然外甥媳婦沒事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府裏事多，我是一刻也不得閒，若不是環佩幫襯著，只怕還真騰不出手來。」

「表妹是個能幹的，也不知道將來哪家公子有福氣能聘回家去，這麼一說，倒是提醒我了。表妹今年快十八了吧，是到了該嫁人的年紀，陸家雖不是什麼大戶，卻也是清正的人家，陸老夫人還在世，表妹的叔伯們也還在。按理說，表妹擇婿出嫁，都得由陸家人做主，我改日與侯爺提一下，讓人修書一封，送去陸家。」陸環佩臉一變，看向自己的母親。

杜氏心中暗恨，面上卻不能表現出來，心道郁雲慈這個蠢東西怎麼像開了竅一般。

「這事先不急，環佩還小，等定了親事，再給她叔伯去信也不遲。」

郁雲慈但笑不語。杜氏可能是想讓自己的女兒與侯爺生米煮成熟飯，再去知會陸家人，在此之前，她們是無論如何都要賴在侯府的。

「外甥媳婦身子還虛著，我們就不叨擾，但凡是有什麼想吃的，儘管報給大廚房。」杜氏說著，就要告辭。

「慢著，姨夫人。以後請妳叫我侯爺夫人，還有侯府的事情確實多，我與侯爺信得過姨夫人才把事務交給妳，但若姨夫人覺得實在是累，我會與侯爺說的。至於大廚房那邊，我想他們身為侯府的奴才，不敢短我這個侯爺夫人的分例吧，姨夫人妳說是不是？」

杜氏一愣，沒有料到郁雲慈會說這樣的話，連如晴和如翠也沒有想到，她們都用一種驚訝的眼光看著郁雲慈。

郁雲慈輕輕一笑，對杜氏道：「我確實要歇著了，姨夫人去忙吧。」

第二章 噁心人的表哥

杜氏狐疑地帶著陸環佩離開，如晴和如翠互看一眼。

「小姐，您……難不成真的要奪姨夫人的中饋之權？」

郁雲慈身子往後仰，斜靠在坐榻邊，「當然不是，只不過她今日做得太過分，請一個大夫，居然費時那麼久，萬一……」

如晴和如翠立馬就明白過來，小姐這是怨姨夫人請大夫請晚了。想想也是，一個寄居的寡婦，還真當自己是侯府的正經主子，等以後大小姐進了府，有的是機會收拾她。

「小姐，侯府真是太亂了，居然由著一個外人打理。依奴婢看，侯爺根本就不看重小姐，若不然，小姐進門時，這中饋就該交到小姐的手上。」不想要是一回事，交不交又是另一回事。

「是啊，小姐。奴婢也覺得，侯爺……比起表少爺來，真是差太遠了。」

郁雲慈聽如翠又提到表少爺，已猜到這個表少爺是誰，書中唆使原主私奔的男人，是原主繼母的娘家侄子，害得原主年紀輕輕客死異鄉。

原主與人私奔後，為了平息侯爺的怒火，也為了不斷了這門姻親，郁家決定把長女嫁進來，郁家的長女就是書中的女主角。

女主角嫁進侯府後，處事得當，深得下人們的愛戴和男主角的敬重，男主角被她的善良和真情打動，對她十分寵愛。

這本書的名字叫《假嫡女獨寵記》，男主角就是之前見過的侯爺，女主角就是原主的姊姊，而原主，就是那不惜福的男主角原配。

只是打發時間看的書，到底是看得不夠仔細，好多情節她都記不住了，比如說男主彈劾郁將軍的事情，她就沒有什麼印象。

還有男主角的人設好像與書中也有些不符，書中的男主是溫潤如玉，彬彬有禮的。而她看到的男人，則是嚴肅冰冷，性子極為霸道之人。

而原主，在書中只有短短的幾句話——

郁家嫡次女，嫁入錦安侯府兩個月有餘，與人私奔，令將軍府與侯府雙雙蒙羞。

離京數月後，姦夫回京，只道郁雲慈途中染疾，已撒手人寰。

兩個丫頭見她不知在想什麼，以為她是想起了之前計畫的事情。

如晴壓低聲音道：「小姐，侯府後面的合歡開得正豔，您要不要出去走走？」

看合歡？這個時候？

她透過窗戶看著外面刺目的日頭，慢慢走出去。

如晴和如翠見她起了身，相視一眼各自心中暗喜。

走到門口，猛覺熱浪襲來，郁雲慈才知外面有多熱，太陽照得地面都發白，隱約可見騰升的熱氣。

眼下是盛夏，本該是生機盎然的，但蔥鬱的樹木都被蒸乾了水分，葉子乾巴巴的。

極目望去，迴廊涼亭，翹簷飛角，白石灰粉刷的牆，還有圓形的拱門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那樣的陌生。

如晴和如翠見她不走了，心中納悶。

「小姐，我們快些走吧，要不然那花就謝了。」

「不了，謝就讓它謝吧。」她說完，轉身回到屋內。

一進屋子，涼氣包裹周身，透著無法言喻的舒爽。她重新靠坐在坐榻上，看著跟進來的如晴，而如翠則沒有進來。

如晴似乎躁了一下腳，「小姐，有花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。您不能辜負表少爺，該是逃離苦海的時候了。」

「苦海？妳說的苦海是指侯府嗎？侯府富貴滔天，怎麼能算是苦海？」

「小姐，您……在說什麼啊？表少爺為了您，無論什麼都能拋棄，您卻還留戀侯府的富貴？難道您忘記了侯爺是怎麼對您的？又是怎麼對將軍府的？」

如晴說著，跑進內室，不知從哪摸出一個明顯收拾好的包袱。

「小姐，您快些走吧。再晚就來不及了，您和表少爺好不容易走到這一步，再遲疑下去，就要前功盡棄了。」

郁雲慈心提起來，看樣子，今天是原主與表少爺約定私奔的日子。原主選擇在今日自盡，是不是別有用心？

她「呼」地站起來，直視著如晴，「如晴，我已決定，不走了。」

「小姐，為什麼？」如晴大急，追問道。

她眸色冰冷，定定地看著如晴，「因為方才我昏迷時作了一個夢。我夢見自己與表哥私奔後，居然沒多久就死了，而且害死我的人，正是表哥。妳說，夢會不會是真的？」

「小姐……」如晴被她眼神駭住，往後退了一步，「夢……當然是假的，表少爺對您的心，您還不明白嗎？他為了您，可以什麼都不要，這樣癡情的男人，世間少有。」

「是嗎？他真那麼在乎我？」

「當然，表妹。如晴說得沒錯，我為了妳，可以什麼都不要，包括功名，包括沈家公子的身分。」

一道男聲響起，緊接著就見屋子裏進來一個人。來人長得頗為英俊，有一種溫文爾雅的氣質，他一身的青衫，頭上包著書生巾，雙目癡癡地看著她。

「雲慈表妹。」男子深情地喚著，朝她走近，而男人的身後跟著如翠。

郁雲慈瞳仁瞬間暗沉。原來人是如翠去引來的，身邊的這兩個丫頭，為了讓她與人私奔，還真是盡職盡責。

沈紹陵一步步地走近，眼神貪婪地看著她。她還是和從前一樣美，這樣的美人兒，不枉他費盡心機。

她忙伸手制止，「如晴如翠，妳們還不快把表少爺送出去？若是被人發現了，如何收場？」

「雲慈表妹，妳……」

「小姐，您放心，奴婢都打點好了，不會有人發現的，您和表少爺趕緊商量，等會就走吧。」

說完，如翠和如晴都出去守在外面，屋內只剩下沈紹陵和郁雲慈。

「表妹，幾天不見，妳莫不是忘記我們的誓言了？難不成妳戀上侯府的富貴，將我忘了嗎？」沈紹陵說著，欺身上前，想將她困在坐榻上。

她原是站著的，看他的樣子，連忙閃到一邊，眼神四下瞄著，想找些能護身的武器。然而，入目之處，什麼可用的也沒有。

「表……哥，我是害怕，我夢到表哥你是個壞人，故意騙我的，後來我還被表哥害死了。表哥，你不知道，我死得太慘了，簡直是死不瞑目。我記得，我在夢裏還發誓，發誓要血債血償，讓你們都不得好死。表哥，那夢實在是太可怕了……」沈紹陵有些心虛，眼神飄忽了一下，爾後馬上恢復深情款款的樣子，「表妹，夢都是假的，我會護著妳，為妳做任何事情。」

「表哥，你真的願意為我做任何事情嗎？那你今天能不能讓我靜一靜，我現在心好亂，要不我們再等一段時間吧。表哥，你快離開，萬一被人發現就不好了。」她一邊不露痕跡地往後退著，一邊試圖勸他離開。

沈紹陵好不容易混進侯府來，怎麼可能放過這大好的機會？尤其是她還作了那樣的夢，萬一她借此看出什麼端倪，那可是大大的不妙。

夜長夢多，遲則生變，想到這裏，他幾步上前，扯住她的袖子。

「表妹，妳跟我走，我們離開京城。我不能眼睜睜看著妳在侯府受苦，妳放心，我一定會好好待妳的。我們尋一處無人認識的地方，結為夫妻，生兒育女。」郁雲慈掙了幾下，沒有掙脫。女子的力氣不比男人，就算他看著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，比起她現在一直養在深閨中的身體，還是要強壯太多。

「你放開我……現在還不是時候……」

「不行，我一聽到妳受苦，一刻都不能等。景修玄是侯爺又怎麼樣？他不善待妳，還與將軍府為敵，遲早會傷妳的心。妳馬上跟我走，我都安排好了……妳什麼都不用操心……」

當然不用操心，只管等死！她心裏說著，臉上硬是擠出為難的樣子，「表哥，就是因為他現在與將軍府不對盤，我才更不能走。要是走了，他會不會惱羞成怒，徹底與我們將軍府翻臉？」

沈紹陵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她的話上，只覺得美人在懷，一想到很快就能對她為所欲為，一股邪火直沖某處，真是一刻也不想等。

「姑母疼妳，與妳相比，將軍府受些氣沒什麼。」

他的身體貼得更近，近到她能感到那種異樣，不由得犯噁心。

「不行，你先回去吧。等過段日子……再說。」

「不，表妹，我既然來了，就不能丟下妳一個人。」

他說著，開始強行拖拽她，而他的目標不是門口，反倒像是往床的方向，她立即就明白了他的意圖。

郁雲慈高聲喊著，「來人哪，救命啊！」

如晴從外面進來，卻是幫著沈紹陵一起推她，「小姐，您跟表少爺走吧，奴婢知道您心裏苦，跟著表少爺，您才有好日子過。」

瞧沈紹陵朝跟進來的如翠使一個眼色，郁雲慈心道不好，這男人是有備而來，要麼是坐實與她有苟且，要麼就是帶著她私奔出府。

無論是哪一種，自己都完了！

郁雲慈心頭大急，不管不顧地高聲呼救，「救命啊……救……」

但那該死的男人，竟然捂住了她的嘴，她嗚嗚出聲，用腳去踢他。

而這時候，如翠接到沈紹陵的眼色，先是去關門，把門從裏面門好，然後從懷中摸出一個小紙包，倒了一杯水，把紙包裏的東西化進水裏，端到她的面前。

「小姐，您別急，有話好好說，先喝口水吧。」幸好夫人想得周到，料到萬一小姐不配合，就先迷暈再說。

沈紹陵的眼裏閃過懊惱，還有一絲狠勁，都看在她的眼裏，眼見如晴幫他按住她，而如翠則要強行給她餵水，她心急如焚。

若是一旦讓他們得逞，自己就是在走書中的老路……

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聽得「匡噹」一聲。

外面的門應聲而倒，濺起無數的灰塵。在陽光中，那些灰塵如細小的蟲子一般，飄飛著，四處亂竄。

隨後光影中，出現了一道高大的身形。

那人俊美無儔，宛如神祇。

他的背後是炙熱的烈日，可是圍繞在他周身的卻是徹骨的冰寒，他的眸中沒有一絲溫度，表情如雕像一樣，沒有任何的變化。

但郁雲慈差點熱淚盈眶，此時的他，對於她來說，就像從天而降的救世主。

如晴、如翠已經放開了她，沈紹陵卻拉著她不放，「撲通」一聲跪下去，連帶著把她拉倒跌在地上。

「景侯爺，小生和表妹情投意合，已互許終身。小生曾發誓一生只愛表妹一人，表妹也曾告訴小生，她今生今世不會愛上別的男子。求侯爺成全小生和表妹，放我們走吧，我們一定會日夜為侯爺祈福，求佛祖保佑侯爺您長命百歲。」

如晴也跟著跪下來，「侯爺，求您可憐可憐我們小姐吧。小姐和表少爺深愛彼此，若是沒有表少爺，我們小姐也不願意獨活，再留在侯府裏，我們小姐就要沒命了。」

景修玄沒有看他們，只睥睨著郁雲慈。

郁雲慈一把甩開沈紹陵，站起來，瞥見如翠把那杯水藏在身後，正要倒掉，她一個箭步衝過去，奪下杯子。

杯子裏的水灑出不少，但還餘了一些。

「侯爺，這三個人企圖裏應外合將我擄出府去。您看，這杯子裏的水下了藥。」她把杯子呈到景修玄的面前，他垂著眸子，過了一會才接過，不用湊得很近，就能聞到水中蒙汗藥的味道。

「侯爺，這三個人中，兩個是我的貼身丫頭，一個是我的表哥。若我真的被他們弄出侯府，只怕是百口莫辯，所幸侯爺您來得及時。」

景修玄的手一鬆，杯子應聲而落，摔得粉碎，那水灑在地上，暈開成一灘。

這分明是個物證，他卻任憑它毀掉，她瞳孔一縮，他難道不相信嗎？

沈紹陵趁機磕了一個響頭，「侯爺，小生與表妹……小生自知對不住侯爺，請侯爺看在小生的一片癡心，讓小生帶表妹走吧。表妹自打進了侯府，生不如死，侯爺您不是不知道，今早她還差點自盡。幸虧被丫頭們發現……」

她心下冰涼，沒錯，原主確實是剛尋過死，也確實是死成了。

「侯爺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與您鬧脾氣，其實在我心裏，一直很敬佩侯爺，能嫁給侯爺，是我三生修來的福氣。這什麼沈表哥我真的不怎麼熟，更別提什麼愛他一生一世，若說要愛，我也只會愛我的丈夫。我敢對天發誓，若是有一點想離開侯府的心思，就讓我天誅地滅，不得好死。」

她舉著手發誓，反正原主已經死了，而自己，確實是不想離開侯府的，她並未說謊。

景修玄眯著眼，盯著她的手指。

她用真摯的眼神努力直視著他。她是真的不能離開侯府，要是離開了，那豈不就和原主一樣，死得不明不白。

沈紹陵危險地眯起眼，莫非郁雲慈真的貪戀侯府的富貴，不願跟他走？早知如此，就該不聽姑母的，在將軍府裏就把事情做成了，哪裏用得著繞這些彎路。

「表妹，妳為何要拿自己的性命相護？我知道，妳是怕景侯爺盛怒之下要我的命，才會違心說出剛才的話。可是我堂堂男子，怎能躲在女人的背後？景侯爺是明理之人，他一定會成全我們的。」

好一個巧舌如簧的男人，倒還真是有兩下子，原主死在他的算計下，不算冤。郁雲慈狠了一下心，「咚」的一聲跪下去，抱住景修玄的大腿，一隻手順便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痛得她淚眼汪汪的，仰頭看著，甚是可憐。

「侯爺，說句不怕丟醜的話，以前在娘家時沈表哥就垂涎我的美色，幾次在內宅攔著我，說些莫名其妙的話。幸虧我警醒，時刻記得要和外男保持距離，現在想來，為何他總能攔住我，必是如晴如翠這兩個丫頭做了內應，背主求榮，將我的行蹤透露給他。」

景修玄俯視著她，她拚命把眼裏的淚水擠出來，咬著唇。

「侯爺，您可能不知道，一個女子在繼母的手底下討生活是何等的艱難，孝道兩個字壓下來，能把人生生壓死。她是繼母，我是繼女，她隨便耍個手段，我卻只能把苦往肚子吞，包括我身邊的丫頭，都是她的人。他們想要給我安一個不貞的名聲易如反掌，我只求侯爺能聽我辯解，好好查清楚，就算是與他們對簿公堂，我也在所不惜！」

在古代，女子輕易不會上公堂，若是她連與他們對質都不怕，不知侯爺會不會信她？

「景侯爺，表妹必是急糊塗了，生怕您怪罪小生，所以才急於撇清干係。她願意不惜一切代價護我，小生豈能袖手旁觀，我沈紹陵在此發誓，無論發生什麼事情，我對表妹的心永不改變。」

這姓沈的好生令人作嘔！她轉過頭，惡狠狠地瞪沈紹陵一眼。而沈紹陵回以她的，是一個陰狠的眼神，包含勢在必得的篤定，帶著一絲挑釁。

是了，他是吃定了男女之事，只要傳揚出去，毀名聲的總是女子。

「侯爺，他顛倒黑白，說的都不是真的。我不可能會喜歡這樣齷齪的男子，若是殺人不償命，我現在就能立刻殺了他！」

那個殺字，是她從齒縫中咬出來的。這個表哥就像一隻螞蟥，被他纏上，不吸乾血恐怕是不會善罷甘休的。

沈紹陵心裏突了一下，表妹莫不是識破了他們的計畫才連這樣的狠話都說出來？要真是那樣，只能一不做二不休。

他隱晦地看一眼如晴，被自家小姐弄得發懵的丫頭總算回過神來。

「小姐，您怎麼能這樣？明明您愛慕表少爺，說表少爺一表人才，風度翩翩，是您心中的良人。您不記得自己給表少爺寫過的詩嗎？您說表少爺是湮河之水，您是水中孤帆，你們一起蕩漾，永不分離……這些您都忘了嗎？」

什麼水啊船的，這樣的豔詩哪裏是一個女人能做出來的。

郁雲慈不敢去看景修玄的臉，只覺得周圍的空氣都凝住了，像被冰封一樣，寸寸陰寒。

景修玄幽深暗沉的眸子緊盯著她，似乎想看出來那詩究竟是不是她作的。

她舔舔有些發乾的唇，篤定地道：「侯爺，詩不是我作的。我敢對天發誓，若是我作的，我就萬箭穿心，天打雷劈。」

景修玄冰冷的眼神定在她的臉上，再移向沈紹陵和如晴，表情高深莫測。

沈紹陵已經冷靜下來，不管郁雲慈是什麼時候知道姑母的計畫，他只要咬死與她有私情，總有一天，景侯爺會厭棄她的。因為天底下，沒有一個男人能容忍自己的女人不貞。

「景侯爺，事到如今，小生無話可說。表妹既然不認……那就依她所言吧……她不顧情義，小生卻不能不顧，侯爺要怎麼處置小生，小生都無怨，只求侯爺您以後善待表妹，莫要對她心生嫌隙……如此，小生便無所求了。」

這個男人真是個人才，能屈能伸，臉皮還厚，要不是時機不對，她都想為他鼓掌。她眼神銳利，冷冷地說：「表哥，你口口聲聲對我有情，敢問你可知聘為妻、奔為妾的道理？你的情義就是想讓我當一個見不得光的女人，活著的時候不能光明正大，就連死亡都是悄無聲息的，對嗎？若真是這樣，那你的情意真是可笑，試問天下哪個女子願意要這樣的感情？」

「表妹，妳不願跟我走可以，別懷疑我對妳的感情。侯爺……我什麼都不求了，只求表妹以後能好好的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」

郁雲慈怒極反笑，碰到這樣張口就顛倒是非黑白的硬茬子，怪不得書中的原主傻乎乎地落入他們的陷阱，一副被賣了還替人數錢的蠢樣。

「既然表哥說自己真心不容別人詆毀，不如表哥發個誓言來聽聽。如果方才你的話有違本心，則全族人，包括自己全部斷子絕孫，爛心爛肺而死。你敢嗎？」

她直直地看著沈紹陵，沈紹陵眼裏的陰狠更甚，這個誓言不可謂不毒。

「表哥，既然你的真心不假，誓言再毒也不用怕，對嗎？」

景修玄此時才用正眼看了她一下。她臉色嚴肅，根本就看不出來對沈紹陵有一絲

一毫的愛意。

他冷著眉眼，若有所思。

第三章 以死明志

此時，門外響起嘈雜聲，像是有人朝這邊跑過來。

景修玄臉色一變，「左三，不許任何人進來。」

「是，侯爺。」

「侯爺，發生什麼事了？我怎麼聽說府裏進賊人了？」

問話的是杜氏，她帶著陸環佩匆忙趕來，在她們的身後還跟著一些人——二房的二老夫人和她的女兒，景湘。

左三攔住她們，「二老夫人，三小姐，姨夫人，表小姐，侯爺有令，任何人不能入內。」

杜氏一跺腳，不讓人進去，那還怎麼揭穿那女人偷人的事情。她與女兒對看一眼，陸環佩與她想的一樣。

二老夫人從她們的表情上已經猜出今天有大事，她就說這個姨夫人一直眼高於頂，不愛搭理他們二房，今天怎麼會有閒心請自己去說話，原來是想讓自己看一場好戲。

那門像是被人踹倒的樣子，想來侯爺已先到一步，好戲怕是看不成了。

「為什麼不能進去，真是急死人了！可是侯爺夫人有什麼事？」杜氏滿臉的焦急，不停地在門口走來走去，伸長脖子想看清裏面的情景。

左三塊頭大，正好把門口擋個嚴嚴實實，「屬下不知，姨夫人請回吧。」

杜氏哪裏會走，她拉著二老夫人的手，一臉的憂心，「二老夫人您瞧瞧，有什麼事也沒人出來說，這不是讓人乾著急嗎？咱們就守在這裏，萬一有什麼需要幫襯的，還能搭把手。」

二老夫人哪裏不願意，她正巴不得看大房的笑話。

而屋內，沈紹陵還伏地跪著，如晴如翠也是跪著的。

郁雲慈則是跪得直直的，眼睛緊緊地盯著沈紹陵，「表哥，你不敢嗎？你怕什麼？怕自己連累了族人，害得全族都跟著你一起遭天譴？」

沈紹陵重新抬頭，表情沉痛，「表妹，妳怎麼變成這樣了？從前的妳善良溫柔，體恤別人，而妳看看妳現在，尖酸刻毒，妳不信我，那麼我發誓又有何用？」

「好城府，好口才，這份心計，令人佩服。」她說著，真的鼓了一下掌，以退為進，臉皮厚心眼黑，這男人是個狠角色。

「除非心虛，否則不會忌諱報應之說。侯爺，他一口咬定與我有私情，我百口莫辯，世人都以為刀劍無眼，殺人最利，卻不知誅心的傳言才是真正的殺人無形。精於此道者，無往不利，可以得到任何自己想要的東西。我的繼母與眼前的表哥都是個中高手，敗在他們的手上，我倒不算冤枉。」她表情帶著決絕與無奈。如果侯爺不信她，那麼她就算是拚死也不會與姓沈的離開。因為以姓沈的為人，只怕等待她的將是生不如死。

「表妹……」沈紹陵淒楚一笑，「妳說什麼就是什麼吧，我會永遠記得表妹的好，

記得表妹的一切……」

他表現得恰到好處，語氣和姿態無一不是一個癡情男人的樣子，一副被心上人傷透心的無奈與痛苦。

這樣的男人，試問怎麼能擺脫得掉？

更讓她絕望的是他接下來的話，他說：「表妹，別人常說一夜夫妻百日恩，可是為何妳要如此對我……我願意擔起男人的責任，對妳負責到底，為什麼妳會為了富貴而否認我們的一切？」

郁雲慈只覺得寒氣從腳底竄出來，她不知道，原主已經與這男人有過苟且，那麼，如今任她如何辯解，都是徒勞無功的了……不，不對！若真是他們曾有過肌膚之親，他為何不一開始就提？

「侯爺，他胡說，我們沒有！」

「表妹，妳非讓我說出來嗎？妳不要怪我，我只想和妳在一起。」沈紹陵像是下了極大的決心，對景修玄道：「侯爺，表妹的後背正中，有一塊圓形的胎記，您派人查驗便知。」

景修玄沒有動，看向郁雲慈，眼神裏沒有任何的情緒，但那周身散發出來的寒氣已經說明一切。

沈紹陵話一出口，郁雲慈反倒冷靜了一些。她覺得他跟原主根本沒有過夫妻之實，否則親密的男女之間，能說的可不只是一塊胎記。

「侯爺，我身上有胎記的事情，有許多人知道，繼母繼姊，還有兩個背主的丫頭。無論是誰，都有可能把這個祕密告訴沈表哥，但僅憑這點，不足以證明我與他有私情。」

「表妹，妳莫要再狡辯，這個世間除了我，不會有人要妳的。妳已是我的人，就跟我走吧，我保證以後讓妳過上好日子，不比在侯府差。妳剛才說的話……我不會計較的，我只當妳沒說過……」

深情的言語，不計前嫌的大度，聽在她的耳中，就像是奪命咒一樣，句句都是想要她的命。那款款情深的字字句句，就像一枝枝的利箭把她釘在木架上，任由他們油煎火烤，抽筋扒皮。

她的憤怒到了極點，雙眼射出恨光。

沈紹陵卻是一臉的包容，轉而去求景修玄，「侯爺，都是小生的錯……是小生情難自禁，與表妹無關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成全我和表妹吧。」

「姓沈的！」她厲聲喝道：「你如此黑心爛腸，就不怕有一天遭報應？你最好能保證自己今天能弄死我，否則總有一天我要親自殺了你，因為你實在是無恥到了極點。」

是的，這一刻，她確實是氣得想殺人。別人一心要她的命，而她，除了蒼白的辯解，居然沒有任何法子可以想。

她突然明白為什麼姓沈的會有恃無恐，她所認為的失貞是男女真的有夫妻之實，而在古代，失貞可以是任何形式，比如說僅是被人看光了身體。

所以現在他的步步緊逼，已將她逼到了生死關頭，她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侯爺，

否則只有死路一條。

郁雲慈不知道，自己現在就像一頭被困住的幼獸，面對無法解開的牢籠，眼裏湧現了絕望和悲哀，以及那種想衝出牢籠的渴望和拚死一搏的決心，令景修玄有些動容。

曾幾何時，他也有過這樣的絕望。

他寒冰似的眸子多了一絲溫度，高喝，「左三，送一把劍進來。」

屋子裏的人全部睜大了眼，包括郁雲慈。

外面的人聽到他的聲音，杜氏心裏一喜，都要喊打喊殺了，必是事情已成。

她急忙衝上前，「侯爺，您千萬不要動氣，有話好好說，外甥媳婦是犯了錯，但也不能就這麼殺了。」

郁雲慈聽到杜氏的聲音，臉色更冷。

杜氏來得倒是快，她怎麼就知道是自己犯了錯？是了，她現在管著侯府，侯府裏的事情哪能瞞過她的眼，這麼說，姓沈的能混進來，還有杜氏的手筆。

想要她死的人還真多。

左三擋住杜氏的路，「姨夫人，侯爺的命令，誰都不能違抗。」

「哎喲，你這個死心眼的。裏面都要出人命了，我不進去能行嗎？你快把路讓開，否則你們夫人就要被侯爺殺了。」

「誰說我們侯爺要殺夫人了？」

杜氏一愣，難道不是郁雲慈與廣昌侯府公子私會，被侯爺給逮個正著，侯爺盛怒之下要殺掉那對狗男女？

「你快讓開，你一個下人知道什麼……」

「左三，你磨蹭什麼？」景修玄又是一聲厲喝。

「侯爺，姨夫人要硬闖，屬下快攔不住了。」

「讓她滾！」

杜氏臉一白，侯爺竟要她滾？

二老夫人忍著笑意，上前來拉她，「姨夫人，侯爺正在氣頭上，妳犯不著去觸他的霉頭。我們先等著吧，侯爺是有分寸的人，哪裏真的就能把夫人殺了。」

「您說得沒錯……他必定是氣糊塗了。」杜氏給自己找了一個臺階，黑著臉退後。

左三看她一眼，這才提劍進去。

郁雲慈看到景修玄接過劍，然後遞給她，她盯著那把劍鞘烏黑的劍，起身一把接過，手跟著劍往下沉。

劍身比她想像的要重上許多，她穩住心神，一手握著劍柄，使勁一拔，劍出了鞘，寒光閃閃，如流星劃過。

沈紹陵雙眼瞪大，緊盯著她的動作，「雲慈表妹，拿劍可不是鬧著玩的，妳會傷到自己的，還不趕緊放下。」

事到如今，還在演戲！

她心中憤恨，雙手舉劍，猛地往前一刺。

劍是好劍，削鐵如泥，何況是人肉。劍刺在肩中，所有人都好像聽到劍撞上骨頭

的聲音，發出悶悶的響聲。

如晴和如翠已經嚇傻，張著嘴，連聲音都發不出來。

沈紹陵沒想到她會來真的，眼神裏全是不可置信，緊盯著那插在身上的劍，連痛都感覺不到。

她收不回力，人差點往前栽去，拚盡全力使勁往後一退，劍拔了出來，血隨之噴濺，滴落在地，鮮紅刺目。

她自己都吃驚於剛才的那股狠勁，換成從前，她連買魚都讓賣家給殺好。

「表妹，妳竟然如此狠心……」

沈紹陵捂著傷口，血從他的手指縫中流了出來。他臉色變得青白，眼神卻還是癡情地望著她，那種矢志不渝的樣子，足以讓任何人都不會懷疑他的真情。

如晴已經回過神來，爬到他的身邊，用帕子替他包好傷口。

「表少爺……您這是何苦？小姐已經變心，您趕緊走吧！」

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前幾天還說要與我永不分開的表妹會變心……我不相信說要和我生兒育女的表妹會喜歡上別的男子……」

郁雲慈的手在發抖，連劍都差點握不住。她發現姓沈的太可怕，這種無恥到極致的人令她脊背發寒，心像被水泡著一樣，冰涼涼的。

這樣的對手，太恐怖了，不知她那繼母到底許下什麼好處，才讓他如此處心積慮。她看了眼景修玄，他依然是那副冷冰冰的態度，侯爺始終像看戲一樣，她覺得自己剛才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勞無功。只要姓沈的咬死與她有染，她就掙脫不出這個死局。

大不了一命賠一命，也要弄死姓沈的！

如此想著，她暗提著一口氣。

「小姐，您怎麼能如此對表少爺？您們本是天生一對，兩情相悅，為何要鬧到兵刃相見的地步？奴婢記得，您曾經說過，世上除了表少爺，您誰都不嫁……小姐，您把劍放下，和表少爺一起走吧。」如晴哀哀地道。

「想走？」景修玄眼裏冒出寒光，敢情他們把自己當成死人了？

「侯爺，我不想走，如晴和他們是一夥的，她的話不能信。除了侯府，我哪兒也不去，侯爺，您要相信我。」

沈紹陵痛苦地閉上眼，眼角滑下一滴淚，等他睜開時，像是下了某種決心。他不顧身上的劍傷，伏地磕著頭。

「侯爺，您莫要再為難表妹。小生……這就走……」他踉蹌地起身，如晴趕緊扶著他。

不能讓他走，他這一走，什麼都說不清了！

郁雲慈想著，猛地又是一劍朝他腹部刺去，他有所防範，劍偏向左邊。

「表妹……」

「別叫我……我不是你的表妹……你和你的好姑母一心想要我的命。你們讓我活不成，我也不讓你們好活……」

一想到這姓沈的像螞蟥一樣性子，她就噁心得不行。不是他死就是自己亡，比

起自己亡，當然是要他死。

她方才使的是全力，刺得較深，劍陷在肉裏，拔不出來。

景修玄走過去，捉著她的手，輕輕一使勁，寒光抽離，沈紹陵的腹部都讓鮮血給染紅了，觸目驚心。

「啊……殺人了！」

如晴尖叫出聲，如翠忙上前拚命捂著她的嘴，可外面的人還是聽得清清楚楚，杜氏作勢還要往裏闖，左三伸手攔著。

「你快些讓開，你沒聽到剛才如晴那丫頭在喊殺人了。要是你們夫人真有個好歹，將軍府那裏豈會善罷甘休，侯爺就是再占理，恐怕也說不清。」

「姨夫人，您放心，我們夫人沒事。」

杜氏身後的陸環佩原還歡喜著，一聽左三的話，忙問：「不是你們夫人？難道裏面還有別人？」她裝作吃驚地捂著嘴，看向一邊的二老夫人。

二老夫人一副大驚失色的樣子，心裏是樂開了花，追問道：「別人？表小姐說的別人……莫不是？」

「呀，妳們兩個人別亂猜，能讓侯爺氣到想殺人，妳說還能有什麼事？可偏生侯爺性子倔，就是不讓人進去。」杜氏說著，似乎真的急得不行，字字句句卻都是在抹黑。

左三黑著臉，任憑她們議論，就是不讓開。

屋子裏此時靜得嚇人，空氣中飄著血腥味。

沈紹陵盯著自己身上冒血的窟窿，身體明明很痛，連骨頭都在發冷，卻又有一種作夢似的感覺，彷彿不是真的。

怎麼會這樣？

眼前的女子還是那個見到自己就嬌羞臉紅的表妹嗎？還是那是被自己哄幾句就傻傻地纏上來的人嗎？

他兩眼一翻，暈過去，如晴扶著他，兩人正好一齊倒在地上。

「小姐，您真是太狠心了……表少爺為了您，真是連命都不要，您怎麼能下得了手？」如晴的眼淚流下來，看著倒在地上的男人，按住他的傷口。

「小姐，您快讓人去請個大夫吧。要是再流下去，奴婢擔心表少爺真的……您忘記他對您的好，也不能狠心要他的命啊！」如翠也道。

「侯爺，他會死嗎？」郁雲慈的聲音帶著顫抖，問一直黑沉著臉的景修玄。

「沒中要害，死不了。」

「那我再補一劍。」她說著，又要提劍上前。

「小姐！」

如翠想過來拉她，懼於她手上的劍，又不敢靠前。

景修玄一把按住她的手，感覺她的手在顫抖。

第一次握劍的人，都會如此，她沒有感覺到自己的手在抖，也就沒有發現，他按住她的手後，她就不抖了。

郁雲慈雙手舉起劍，指向兩個丫頭，「說，今天的事情，到底是誰的主意？是誰

讓你們對我下藥，要強行擄我出府的？」

「小姐，我們都是聽小姐的吩咐，哪有什麼人指使。」

「好，很好……真的好。」

那個繼母真是個厲害的角色，前有賣命的侄子，後有忠心的奴才。看樣子，這就是個死局，無論她想如何突圍，都會被擋回來。

她決定做最後一搏，轉個身，跪下去，雙手呈上劍。「侯爺，事到如今，我辯無可辯。若是侯爺信我，我以後一定會用行動證明給侯爺看，我與什麼表少爺之間清清白白。若是侯爺不信我，就請侯爺現在殺了我，我絕無怨言。但我還有一個請求，在侯爺殺我之前，我想親手殺了仇人。」

「仇人？」

景修玄眯著眼，據他瞭解，眼前的女子和沈紹陵確實是郎有情妾有意，但現在她口口聲聲否認，還不惜以死明志，又是怎麼回事？

她心裏一突，侯爺似乎還不相信她。

是了，看侯爺剛進屋時的樣子，似乎並不吃驚，對於姓沈的來歷也沒有追問，原主與姓沈的之間的事情，他應該是清楚的，所以現在自己的表現，他可能不會馬上相信。

她深呼吸一口氣，努力鎮定地說：「他確實是我的仇人，不光是他，還有我那好繼母。侯爺您可能不知道，在將軍府時，我身邊所有的人都是繼母的人，我的任何事情，都在她的眼皮子底下。您說，我敢不聽她的話嗎？我知道她派沈表哥接近我，但為了不讓她生疑，我一直都順著她的計畫走。」

如晴和如翠聽了她的話，已是信了十分，因為今天她的表現全然出乎意料，唯有如此才能解釋她態度的丕變，只道她們大意，被小姐給騙了。

她低著頭，語氣哀傷，「侯爺您知不知道她為何千方百計想害我？除了我生母讓她嫉妒外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。」

說到這，她抬起頭，眼神掃過他的臉，「那就是侯爺您。」

他眸色幽暗，依舊不發一言。

「我有侯爺您這樣的未婚夫，就是她寢食難安的原因。因為她的女兒，沒有我這樣的福氣，沒有像侯爺一樣家世人品都上佳的未婚夫。所以，她是有目的地讓沈表哥接近我，只要我身敗名裂，她再打著與侯府重修舊好的名頭，把自己的親生女兒嫁給侯爺，那麼她的目的就達到了。」

他的眼底閃過驚訝，劍眉輕蹙，沒想到會聽到這樣一番話。

「您知道嗎？若是今天侯爺您沒有出現，我就會被他們帶出侯府，被迫跟著沈表哥流落街頭，相信過不了多久，就會莫名地死去。因為只有我真正死了，我那繼母才能名正言順地安排自己的女兒嫁進侯府。」